



生与死

蘇策著

國河出版社發行

生 與 死

錄 策 著

目 錄

我們的小組長.....	(一)
生與死.....	(八)
妻.....	(四二)
母親的告別.....	(四九)
給紅軍媽媽報仇.....	(六一)
砲.....	(六三)
小鬼與團長.....	(八二)
計劃.....	(一〇八)
後記.....	(一一七)

我們的小組長

我剛一到五連，連長就把我編到十班去，那時候我真有點後悔，心裏想：「爲什麼要參軍哩？人都生生的，在家裏多好哇！」可是，不幾天，我這念頭就打掉了，因爲我們班長、副班長、小組長都待我那麼好，老戰士也處處幫助我。

連裏給我發下槍來，班長交給我了，說：「好好保護哇！這是支六五槍！」那時候，我什麼也不知道，我說：

「什麼叫六五槍？是不是一下響六音呢？」

班長笑了：「六五槍也是壓五顆子彈，一回打一粒……」

後來，我們小組長就都告訴我了，什麼叫六五槍，怎樣拆卸，怎樣擦；他拿下槍栓來，一面比劃着說：「往懷裏擰，就卸下來了，要上的時候，就得往外擰哩！」我上槍總上不了盒子，他都慢慢的教會了我；還教我裝退子彈，利用地形和各種射擊姿勢……。

我們的小組長是沁源府石人，名字叫朱宏謀，今年才十九歲，可是已經在咱隊伍裏幹了五年了。他個子不高，身體很結實。

上邊發下乾糧袋來了，他說：「李團長，這是你的。」

我說：「給我，我來縫！」

他因為看見李世民自己縫，就沒縫好，兩頭沒對齊，錯了很多，他就說：「我有線，我給你縫吧！」

他縫的可結實啦，我看再裝多少乾糧也脹不破。

我動身的時候，正是咱們隊伍在柏子整訓哩，那會兒，指導員天天給我們上政治課，上完課小組長總要耐心問我：

「記住了沒有？你要好好學習呀！小鬼，上課不要打瞌睡……」

其實，他才比我大一歲，只不過我比他長的瘦小些就是了。

一有了空他就和我談：

「你要好好用心學些本事哩！不要想家，家裏有咱們政府負責任哩！不怕。你看你們參加隊伍有多光榮呵！婦女會給你們戴花，上級給你們發東西，照像，要開小差才丟人哩！咱中國快要反攻了，現在好好學些本事吧！可不要胡思亂想，有什麼困難儘管說吧！」

他不光只是這樣的教育我，還趁着每天下午沒事時候教我識字。

我爲了要努力爭取成個整訓中的模範，多練些本事，每天晌午不睡午覺，練習瞄準，我們小組也不睡午覺教我。他告訴我：怎樣才能命中，怎樣才能把準星、缺口、目標瞄成一條線，他瞄好的時候，叫我看，然後動了槍叫我重瞄。還有的時候，叫我舉好槍，他把槍口上壓上塊小石頭，警

我留學發哩。

團裏集合所有的戰士打靶，他把自己的油拿出來，把我的槍都仔細的擦了以後，告訴我：

「瞄準的時候，不要讓那靶上的黑圈偏，瞄到下面七環上，就正好。要不然就非脫靶不可，還要記着，這槍可是稍向右偏一點，打的時候要留神哩！不要給咱五連丟人呀！」

我記住了他的話，瞄準時候，我稍微向左偏了一點，擊發以後，紅旗旗在靶的右面斜着不動。我回去告訴他，我打了兩環，他非常高興，他說：

「一百五十公尺打了兩環嗎？可以呀！沒打過靶嘛，這一回總不錯。咱五連新同志都沒脫靶嗎？李團生，好好努力吧，可不敢落了別人的後。」

擊訓完了，緊接着隊伍就要作戰去。上邊發下被子來，我沒有帶子，他就把自己的一副新背包帶子給了我。

我是沒行過軍的，這回又是背包，又是槍，又是刺刀，手榴彈，真是有點忙不遑來。一路上小組長問我：

「走得動嗎？李團生，我給你背上槍吧！你沒鍛鍊出來哩！」

我無論如何不，可是一路上我沒發，本來有二十多斤糧食是全班輪流扛的，可是他和班長都說我年紀小，身體不算話，不叫輪上我。

第二天隊伍從營出發，一股勁的往南走，走到南河村休息的時候，我拉着他說：

「小組長，怎麼辦呢？鞋口緊，把腳面磨了個泡！」

他就跑到老鄉家給我找來一把剪子說：

「把鞋口先剪個缺口吧！換新鞋更不行呀！」

頭又快黑了隊伍才休息下，可是個沒休息，不知道從那裏找來一個老百姓的破蓆來，他蜷縮着水，叫了我。

「李固生，來，把腳洗洗，腳就不痛了，要不然，今晚上要再走路，你就走不了啦！」

他又叫來李世民，我們三個人一塊把腳伸到熱水裏，真是美哩！本來我腿已經走得又酸又痛了，可是洗了洗真是鬆快多了！

十月八號太陽快下山的時候，山坡上擠滿了隊伍，李司令用着好大的嗓門向全軍動員着：「同志們！我們的任務是打擊敵人主力的主力，咱們這麼多人，打他們五百人，大家有信心沒有？……」

大家都用勁喊着：「有！」

後來班長和我說：「李固生，待會一打槍你不要怕呀？你只要聽命令聽指揮跟着你小組長就沒問題……」

我們班分成了上半班，下半班，上半班由班長領着，下半班就由小組長領着。我們副班長裴成，發早不在了，因為他在整訓中投彈投的最好就自告奮勇的當了投彈組的組長了。

一路上我總緊跟着小組長，他三番五次的和我說：

「李固生，到那裏響起槍、響起砲，可無論怎樣也不要害怕，跟着我總不要緊！」

一會又說：「要是我掛了彩，犧牲了，你可也別害怕，打仗還能不犧牲人，不掛彩嗎……」

隊伍運動到礮堡底下了，趁着月亮我們把敵人工事都看的很明白，上面兩個哨兵說話哩，大敵是正交鋒了吧！兩人背着槍閒拉着。

我們的副班長領着的投彈組早就到了礮堡根底，我們都順着梯子爬上了土牆了，敵人哨兵說

話，我們都聽見了：

「底下怎麼有人行動了？」接着就「拍拍」打了兩槍，我們副班長的手榴彈一下就扔了上去，接着「轟隆，轟隆」投彈組的手榴彈都上去了，敵人哨兵都跑到堡裏去……

梯子搭在圍牆上，我們副指導員立起來喊着：「上！上！」我這回心裏跳得可厲害了，小組長告訴我說：

「緊跟上我，李固生！上去的時候拉上我的衣服，不要怕呀！」

從前在家裏，過年放爆竹，我都要擺耳朵哩，這一回打仗，手榴彈砲彈一股不斷氣的響着，實在怕哩！我就死跟上我們小組長一步不離他；上梯子的時候，我緊緊扯着他的衣裳。

一上梯子，班長的臂就受傷了，班長說：「不要緊！」上了砲堡，我們就跳進了敵人的交通壕。

班長喊着：「李固生！把手榴彈給我！」我和李世民，還有好幾個人的手榴彈都給班長送過去，班長一個人把四十多顆手榴彈都投進了對面的大碉堡裏，那裏面一個敵人也沒跑出來。

小組長一跳到壕裏，就把我護住了，還問我：「李固生，怕不怕？」我說：「不怕！」嘴上說不怕，可是身上哆嗦起來，小組長笑了：

「不要怕，叫我掛彩也不能叫你掛彩的！」

在我們隱蔽的壕溝上面，有根棍子，搭着敵人的一件棉衣，可好叫敵人手榴彈打着了，紅紅的火光把我們照得很明白，敵人就扔出一排手榴彈來，扔到班長的陣地上，有一顆把子滴溜溜的轉着，屁股上冒着烟，班長一把抓著就給扔出去，還沒落地就炸了，沒有炸着自己一個人，可是有一顆扔在我們身後邊。

我在我們小組長左邊爬着，手榴彈就在我身後邊冒着煙，明明是誰去抓也來不及了，小組長一下把我拉過去捺倒，我就爬在他的身底下，他自己把屁股掉到左邊去，可是刺刀討厭的支在地上，他用手去摸刺刀的時候，手榴彈響了，我們的小組長被手榴彈震的離地有二尺多高，摔到了後邊。

我簡直叫炸的糊塗了，頭上身上土有二寸多厚，我以為自己掛彩了，在身上亂摸了一頓，可是什麼也沒有，過了一會，我才看清楚我們班長腳上打傷了，我們小組長屁股和手都炸傷了，他的槍托也叫手榴彈炸成兩段。我湊到他跟前問他：

「小組長，你掛彩，相干不相干？」

他的話音趕不上從前那樣有勁了，他說：「不要緊，你哩！你沒掛彩嗎，李國生？」我說：「沒有。」他很高興的說：「好……」他的衣服褲子都叫手榴彈炸破了，流滿了血，可是一時又找不下一塊乾淨布來給他傷口綁一綁，血還一股勁的流着，沒辦法。

我們小組長，可好哩，我知道他一下去就接濟我，他要不是爲了護我，他才掛不了彩哩！

班長叫他去找衛生員，可是又因爲敵人封鎖了這路過不去，他就又爬回來，和班長說：「給我一顆手榴彈！我投一顆。」班長不答應：「你歇會吧！」他就背着我坐在壕裏，血流過了我的手和臂……

天明了我們班才撤下來，下到溝底了，小組長

「你害怕不害怕？」

我說：「不害怕！」

他笑了：「你害怕敵人和咱們都有那麼多的犧牲和掛彩的，你不害怕嗎？」

我臉有點紅了：「咱才來沒經過這個，經過還就不害怕了。」
他好像很高興的說：「這一回就把你嚇出來了，下一回就不害怕了，這是個不得的鍛煉！」
我把他送到醫院的時候，他臉上已經沒有血色了，太陽照着他的黃臘臘的臉張紙……
我又回到灘上，我天天想他，你見過他嗎？我們的小組長呵！真是個好樣的，我們那裏的話，真是個「再不能」的革命的好英雄。

一九四四年十月二十日寫於山西唐城

生與死

我們終於爬上山頂了。冷風突然呼嘯着順着樺樹林吹過來，剛才爬山被汗水浸得濕潤了的皮膚，馬上被吹裂了許多小口，血滲出來了，和汗積紋在一起，把臉上印成一條條花紋，就這樣，行列裏的說笑聲也沒有停止。

可是，營長突然站住了，他像發現了什麼問題似的，一聲不響的用力看着這一片樺樹林。他身上被敵人子彈穿過了八個窟窿，騎在馬上，從來不直起腰來的，可是，現在不同了，他額頭上過多的縐紋都繃了起來，眼皮微微向下壓着，這情形，和往常戰鬥到來的時候一樣，眼睛却特別光亮起來。

這是大霧山上最高的峯了，黑色白色的雲被風擠在山腰上，一脈望不見盡頭的低矮的樺樹林，像一條膀臂一樣，從雲層裏吵吵着探出頭來，一直伸展到我們面前。

營長一直走進樹林裏去，他看了看，摸了摸那些正脫着白皮紅皮的小樹兒，就又走了出來，他

張大明一下驚醒過來：「你說什麼？」

「你說什麼？」對方也醒來了，睜着眼睛看了看，輕輕的說：「你剛才是在問副指導長嗎？他早出去了，真他媽的，我怎麼變成這個樣子？」六班長用力的揉着眼睛，「副指導員早出去了，他聽說老百姓也回來了不少，去看看。我是擔心我們班裏的手榴彈哩！……」

「看什麼？」

六班長用力敲了一下自己的頭：「他去安置一下，別萬一有了敵情……」他深深打了一個呵欠，「不好轉……」

「……」接着「哦」了一聲就又閉着眼睛在連長身上睡着了。

部隊已經連續的夜行軍了幾十天，每天都要爬山越嶺打好幾次仗的。同志們的鞋子都磨穿了，有的人赤着腳在山上磨了好幾天，腳板打了泡，流了血，又磨下爛子。有的人把衣服扯下幾塊來，用裏面那層綁住，可還是這樣也不行。棉衣還沒有發下來，大霧山上的九月天已經不餓人了，因為，一年只一套軍衣，白天打仗滿地滾，夜裏睡覺又不能脫，早就爛了。同志們都是補了又補，不管紅黃藍白黑都補上了身，雖然上綉也下過命令，叫改成一色的補釘，可是，那怎麼能做得呢，特別這幾十天，緊張的戰鬥，使大家疲乏的如麻一樣了，一走到村邊，顧不上走進房裏，就倒在地下打起鼾聲來。

白天，隊伍要分散隱蔽，因為敵人已經把根據地弄成了格子綫，連公路橫三豎四的修起來，解放區被割成了許許多多小塊，我們的主力早被趕到敵佔區去了，小部隊總是在這裏，就特別困難起來。白天，敵人猖狂起來了，我們要隱蔽，要準備，要監視敵人；夜裏，敵人縮在烏龜壳裏的時候，隊伍就活躍起來，像把刀子一樣，今天摸敵人一下屁股，明天砍一段他的尾巴，有的時候，出其不意，在敵人強烈的目光之下，拔掉他兩個門牙。總之，這支小部隊結合老百姓，常常弄得敵人

頭昏眼花，損兵折將，斷了接濟……他們成績是非常大的，可是部隊的疲勞也就算驚人了，別說坐下，行着軍一站住，就會有人立着作起夢來，開頭，冷風還能逞散疲勞，可是日子一長，什麼也沒用了。

這就使連長張大明和副指揮員王力大大憂愁起來。他們天天盤算着：什麼時候能叫大家安安心心的睡上一夜，那怕不到一夜，只要能到老鄉鋪着氈子的營坑上睡上一陣，叫這一排人伸伸腰、打打呵欠、捉捉虱子就夠了。

可是，這不會因為憐惜自己而惹來意外的麻煩嗎？可是，不憐惜又怎麼能行哩？

這一天，總會終於盼到了，各方面的特級都寫着：敵人完全撲向了根據地的腹心，離他們最近的距離也要一整天的行程。於是他們兩個都大咧的同意了，把隊伍帶到敵人臨時補給線上的黑龍嶺去住。因為，黑龍嶺在萬山之南，還算個大村，可能找下三十幾個人伸腿的住所。

連長張大明是個勇敢出名的人，每次打仗，他都是領着隊伍走在最前頭，他身上已經負傷了七次，但他總是在醫院裏休養一個時期，就又健壯的走到人們面前，所以大家都管他叫「張大命」，說他命大。因為這，上級也批評過他，可是他說：「這不由我呀，平常我都懂得，可槍聲一響，我看見敵人就眼紅了。」

張大明的家就在雲山的山脚下，家裏只有三個歡地由媽和弟弟胡亂種着，爹和他是靠打獵為生的。有一天，爹打中了一支金錢豹，毛色真是好極了，黃底黑圈，白的地方比棉花都白。

全家高興的都合不上嘴，這是張大明和他的爹在山上、冰天雪地裏跑了半個多月，才打下的寶

貝。開頭，想打山豬，每天爺兒倆怕在雪地上踩下腳印子，脫了鞋半夜裏就睡在野豬喝水的地方埋伏着，一連十天，腳也凍爛了，豬沒有打中，到打了個豹子來。這是千年不遇的事，娘給山爺燒上香，叩了頭，全家就計算起來了。

弟弟說：「咱們賣了豹子皮，今年過年做套新棉衣吧，買把新鐵頭，買上二斤肉……」

張大明不同意：「別買鐵頭吧，再買支快槍，做棉衣有個新表就行了。」

娘笑得嘴都合不上了，她說：「好孩子，別吵，這張皮賣了錢，能還了張三爺的利錢就不錯。」

爹摸着鬍子說：「今年總能過個好年吧，我總不用過年出門躲賬了吧！」

話還沒落了音，張三爺的腿子就要脹了，開口是：「恭喜恭喜，老頭發了財了，我們三爺聽說，想借您這個皮子到公館去看看。」

張大明全家的心都涼了，媽馬上流出眼淚，變臉給人家跪下了，怎麼央告也不行，逼得急了，張大明上去一拳頭就把狗腿子打翻了。然後，連夜就跑到富家深謀密裏做了審工，三年一直不敢回家去。

日本人來了，張三爺的大兒子當了翻譯官，一口咬定張大明的爹通八路，活活給埋在了萬人塚。張大明就流着眼淚跑到山上參加了八路軍。

他來到了八路軍，從來不大說話，不流眼淚，幹什麼都是悶頭幹，打起仗來也是一聲不響的向前衝，打洪洞城南十里地的官莊的時候，他化裝了個老百姓，摸到敵人的橋邊，哨兵問他：「幹什麼的！」他答了一聲「老百姓」就衝了上去，哨兵用刺刀刺過來，他用手一擋，刺刀尖把額角劃破了一道痕，血一下流滿了眼睛，但他不顧一切的撲上去，把敵人砍死在河裏，然後隊伍抬着木

橋衝進莊去，把八十個日本強盜乾乾淨淨滅掉。從此他成了勇敢出衆的人。三四年來，他負了七次傷，但還永也沒有動搖了他堅定的意志。其實，他不光是勇敢，遠長的責任壓在他的身上後，使他常常考慮很多。

他強打着精神，走到村外的樺樹林中去看了看，枯樹葉埋着他的腳面。然後他走到小廟旁，月光照着「玄壇爺爺」的鬚鬚已經沒有了。最後，他拖着沉重的腿，費了很大的力氣走到了山口，冷風一下包圍了他，他打了一個寒慄，忽然覺得頭有點輕微起來。這是深山之中最高的山頭了，暗淡的月光可以使他看見幾十里外的山下，亮晶晶的汾河灣曲的形影來。

他用心的計算着：這是汾河灣幾個彎曲的地方，家就在那個方向，那個山腳下，參差前和自己都常是夜裏睡在山上的草棚裏探頭看家的，現在弟弟在家幹什麼呢？一定和娘暖暖的和睡在炕上吧！……

他想：「敵人會不會從山外順着這條陡路上來呢？」他問着背後的哨兵，「有什麼動靜嗎？」

「沒有，只是汾河灣近常常有火光發現。」

張大明更加注視了汾河：「你覺得那是怎麼回事呢？」

哨兵猶豫了一下：「也許是敵人，不過，恐怕不是，敵人主力進到我們根據地來了，這可能是少數敵人在鐵路上巡邏，」他停了一下，「也許是老百姓……。」

連長搖了搖頭：「是敵人……。」

「也許是山跟底下的老百姓打狼的。」

連長笑了：「噫，小伙子，你也打過狼嗎？你也是山邊上的人嗎？」張大明看了看他，停了一

會，像對自己說着，「敵人又那裏會這麼多呀！」他回過頭來看哨兵的眼睛閃着，「累嗎？瞌睡嗎？」

「不瞌睡！」

連長笑了：「不瞌睡是假的，可你千萬不能瞌睡。」他伸起一支手，張開又抓住，「還是命令，懂嗎？咱們這個排的命就在你一個人的手心裏呢，同時，你該看見，因為我們回來，老百姓也跟回來了，現在是滿村的人呵！」

剛才他就注意到哨兵嘴巴上那條亮亮的疤痕，現在他想起了：「你是那班的？」

對方揉了一下眼睛：「四班。」

「你們王貴兒呢？」

「你說四班副嗎？他剛才和李富貴還在這兒！」

「在這幹什麼？」

哨兵嘆了一口吐沫：「他給李富貴解決思想問題哩！」

連長想說：「什麼思想問題？」可是，他想了想改口講着：「呆會，叫你們四班副來吧。」

現在他完全想起來了：這圓圓眼睛小小鼻子的哨兵，就是在烏頭村戰鬥中刺死兩個敵人的，他放心了。走到小廟的陰影處，用手遮住，舉起了一袋煙。

張大帥回到了自己的連部，最先搶着迎接他的，是充滿全屋的刺鼻的濕潤的汗臭氣，和粗壯的呼吸與鼾聲。他看了看，小房子裏已經都叫大家有秩序的睡滿了。坑上一半是當兵的，一半是老百姓。